全唐文/卷02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唐文

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，需要人工复查。复查后，请移除此模板。

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二目錄

王友方

對司倉拔薙父老送錢判

馮神德

上釋在道前表

李鼎祚

周易集解序

孫虔禮

書譜

王博

文林郎馮慶墓誌銘

程士顒

上沙門不應拜親表

王友方

友方，高宗朝官吏部郎中。

對司倉拔薤父老送錢判

滑州刺史初臨人，掃第以待，司倉迺拔家薤一本，水一器，置於第中。刺史入第見之，以其饋餉，遂與下考，司倉不伏。又越州都督更滿將還，父老以錢物追送，都督各取大錢一枚。廉使訪知，科其贓罪。刑部例以為不當。

負海史區，攸稱越府；濱河大郡，爰指滑台。旁連射的之岩，俯帶灑舟之浦。戶千人萬，實俟廉能；露冕褰帷，是資寬惠。司倉之置水拔薤，方取喻於龐參；父老之齎物送錢，迺報恩於劉寵。漢陽服其高義，耶溪書以清風。取之者不以為貪，置之者無聞於詭。詭不累物，難以損名；貪不汝求，詎得而罪？饋餉之理，與此全乖；廉察之行，殆將謬舉。賴秋官審慎，宏茲閱實，類皆無罪，竊謂合宜。

馮神德

神德，高宗朝官御史。

上釋在道前表

臣聞秘教東流，因明後而闡化；元風西運，憑至識以開宗。故知宏濟千門，義宣於雅道；提誘萬品，理塞於邪津。隻可隨聖教以抑揚，豈得逐人事而興替？沙門者，求未來之勝果；道士者，信有生之自然。自然者，貴取信真。絕其近偽之跡；勝果者，意存杜漸，遠開趣道之心：誘濟源雖不同，從善終歸一致。伏惟皇帝陛下包元建極，禦一飛貞，乘大道以流謙，順無為而下濟，因心會物，教不肅成。今迺定道佛之尊卑，抑沙門之拜伏：拜伏有同常禮，未是出俗之因；尊卑物我之情，豈曰無為之妙？陛下道風攸闡，釋教載陳，每至齋忌，皆令祈福，一依經教，二者何獨乖違？陛下者，造化之神宗；父母者，人子之慈稱。陛下以至極之重，猶停拜敬之儀，所生既曰人臣，何得曲伸情禮？舍尊就

愛，棄重違輕，緣情猶尚不通，據教若為行用？陛下統天光道，順物流形。形物尚不許違，淨教何宜改作？願陛下因天人之誌，順萬物之心，停拜伏之新儀，遵尊卑之舊貫。庶望金光東曜，不雜塵俗之悲；紫氣西暉，無驚物我之貴。即大道不昧，而得相於明時；福業永貞，庶重彰於聖日。謹言。

李鼎祚

鼎祚，資州人，開耀時官秘書省著作郎。

周易集解序

元氣絪縕，三才成象；神功浹洽；八索成形。在天則日月運行，潤之以風雨；在地則山澤通氣，鼓之以雷霆。至若近取諸身，四支百體合其度；遠取諸物，森羅萬象備其工。陰陽不測之謂神，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範圍天地而不過，曲成萬物而不遺。仁者見之以為仁，知者見之以為知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君子之道鮮矣。斯迺顯諸仁而藏諸用，神無方而易無體，巍巍蕩蕩，難可名焉。

逮乎天尊地卑，君臣位列，五運相繼，父子道彰。震、巽索而男女分，鹹、恒設而夫婦睦：人倫之義既闡，家國之教鬱興。故《係辭》云：「古者庖犧氏王天下也，始畫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。作結繩而為網罟，以佃以漁，蓋取諸離。庖犧氏沒，神農氏作，斲木為耜，揉木為耒，耒耨之利，以教天下，蓋取諸益。日中為市，致天下之人，聚天下之貨，交易而退，蓋取諸噬嗑。神農氏沒，黃帝、堯、舜氏作，通其變數纖不倦，神其化數纖宜之。刳木為舟，剡木為楫，舟楫之利，以濟不通，蓋取諸渙。服牛乘馬，引重致遠，蓋取諸隨。古者穴居而野處，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，蓋取諸大壯。弦木為弧，剡木為矢，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，蓋取諸睽。上古結繩為政，後代易之書契，百官以理，萬人以察，蓋取諸。」故聖人見天下之賾，而擬諸形容，象其物宜，而觀其會通，以行其典禮。觸類而長之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，天下之能事畢矣。其旨遠，其辭文，其言曲而中，其事肆而隱。若夫雜物撰德，辯是與非，終日乾乾，夕惕若厲，無有師保，如臨父母，自天祐之，吉無不利者也。至於損以遠害，說以先之，定其交而後求，安其身而後動。履和而致，謙尊而光，能說諸心，能研諸慮。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，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，蓍之德圓而神，卦之德方以智。探賾索隱，鉤深致遠，定天下之吉凶。成天下之亹，莫善乎蓍龜，神以知來，智以藏往：將有為也，問之以言；其受命也，應之如響。無有遠邇幽深，遂知來物。故能窮理盡性，利用安身。聖

人以此洗心，退藏於密，自然虛室生白，吉祥至止，坐忘遺照，精義入神。口僻焉不能言，心困焉不能知，微妙元通，深不可識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，斯之謂矣。

原夫權輿三教，鈐鍵九流，實開國、承家、修身之正術也。自卜商入室，親授微言，傳注百家，綿曆千古，雖競有穿鑿，猶未測淵深。唯王、鄭相沿，頗行於代：鄭則多參天象，王迺全釋人事。且易之為道，豈偏滯於天人者哉！致使後學之徒，紛然淆亂，各修局見，莫辨源流。天象遠而難尋，人事近而易習，則折揚皇荂，嗑然而笑，方以類聚，其在茲乎！臣少慕元風，遊心墳籍，曆觀炎漢，迄今巨唐，采群賢之遺言，議三聖之幽賾，集虞翻、荀爽三十餘家，刊輔嗣之野文，補康成之逸象：各列名義，共契玄宗「玄」字原書避清康熙帝名諱刻作「元」，今回改。。先儒有所未詳，然後輒加添削，每至章句，僉例發揮，俾童蒙之流，一覽而悟；達觀之士，得意忘言。當仁既不讓於師，論道豈慚於前哲？至如卦爻彖象，理涉重元，經注《文言》，書之不盡，別撰《索隱》，錯綜根萌，義音兩存，詳之明矣。其王氏《略例》，得失相參，采葑采菲，無以下體，仍附經末，式廣未聞。凡成一十八卷，以貽同好，冀將來君子，無所疑焉。秘書省著作郎臣李鼎祚序。

孫虔禮

虔禮字過庭，富陽人，高宗朝官率府錄事參軍。

書譜

夫自古之善書者，漢魏有鍾張之絶，晉末稱二王之妙。王羲之云：「頃尋諸名書，鍾張信爲絶倫，其餘不足觀。」可謂鍾張-云沒，而羲獻繼之。又云：「吾書比之鍾張，鍾當抗行，或謂過之。張草猶當雁行。然張精熟，池水盡墨，假令寡人耽之若此，未必謝之。」此乃推張邁鍾之意也。考其專擅，雖未果於前規；摭以兼通，故無慚於即事。評者云：「彼之四賢，古今特絶；而今不逮古，古質而今妍。」夫質以代興，妍因俗易。雖書契之作，適以記言；而淳醨一遷，質文三變，馳騖沿革，物理常然。貴能古不乖時，今不同弊，所謂「文質彬彬。然後君子。」何必易雕宮於穴處，反玉輅於椎輪者乎！又云：「子敬之不及逸少，猶逸少之不及鍾張。」意者以爲評得其綱紀，而未詳其始卒也。且元常專工於隸書，伯英尤精於草體，彼之二美，而逸少兼之。擬草則餘眞，比眞則長草，雖專工小劣，而博涉多優；總其終始，匪無乖互。謝安素善尺牘，而輕子敬之書。子敬嘗作佳書與之，謂必存録，安輒題後答之，甚以爲恨。安嘗問敬：「卿書何如右軍？」

答云：「故當勝。」安云：「物論殊不爾。」子敬又答：「時人那得知！」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，自稱勝父，不亦過乎！且立身揚名，事資尊顯，勝母之里，曾參不入。以子敬之豪翰，紹右軍之筆札，雖復粗傳楷則，實恐未克箕裘。況乃假託神仙，恥崇家範，以斯成學，孰愈面墻！後羲之往都，臨行題壁。子敬密拭除之，輒書易其處，私爲不惡。羲之還，見乃嘆曰：「吾去時眞大醉也！」敬乃內慚。是知逸少之比鍾張，則專博斯別；子敬之不及逸少，無或疑焉。

余志學之年，留心翰墨，昧鍾張之餘烈，挹羲獻之前規，極慮專精，時逾二紀。有乖入木之術，無間臨池之志。觀夫懸針垂露之異，奔雷墜石之奇，鴻飛獸駭之資，鸞舞蛇驚之態，絶岸頹峰之勢，臨危據槁之形；或重若崩雲，或輕如蟬翼；導之則泉註，頓之則山安；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涯，落落乎猶眾星之列河漢；同自然之妙，有非力運之能成；信可謂智巧兼優，心手雙暢，翰不虛動，下必有由。一畫之間，變起伏於鋒杪；一點之內，殊岫挫於毫芒。況雲積其點畫，乃成其字；曾不傍窺尺牘，俯習寸陰；引班超以爲辭，援項籍而自滿；任筆爲體，聚墨成形；心昏擬效之方，手迷揮運之理，求其妍妙，不亦謬哉！然君子立身，務修其本。揚雄謂：「詩賦小道，壯夫不爲。」況復溺思毫厘，淪精翰墨者也！夫潛神對奕，猶標坐隱之名；樂志垂綸，尚體行藏之趣。詎若功定禮樂，妙擬神仙，猶埏埴之罔窮，與工爐而並運。好異尚奇之士；玩體勢之多方；窮微測妙之夫，得推移之奧賾。著述者假其糟粕，藻鑒者挹其菁華，固義理之會歸，信賢達之兼善者矣。存精寓賞，豈徒然與？而東晉士人，互相陶淬。至於王謝之族，郗庾之倫，縱不盡其神奇，咸亦挹其風味。去之滋永，斯道愈微。方復聞疑稱疑，得末行末，古今阻絶，無所質問；設有所會，緘秘已深；遂令學者茫然，莫知領要，徒見成功之美，不悟所致之由。或乃就分布於累年，向規矩而猶遠，圖真不悟，習草將迷。假令薄能草書，粗傳隸法，則好溺偏固，自閡通規。詎知心手會歸，若同源而異派；轉用之術，猶共樹而分條者乎？加以趁變適時，行書爲要；題勒方幅，真乃居先。草不兼眞，殆於專謹；真不通草，殊非翰劄，真以點畫爲形質，使轉爲情性；草以點畫爲情性，使轉爲形質。草乖使轉，不能成字；真虧點畫，猶可記文。回互雖殊，大體相涉。故亦傍通二篆，俯貫八分，包括篇章，涵泳飛白。若毫釐不察，則胡越殊風者焉。至如鍾繇隸奇，張芝草聖，此乃專精一體，以致絶倫。伯英不真，而點畫狼藉；元常不草，使轉縱橫。自茲已降，不能兼善者，有所不逮，非專精也。雖篆隸草章，工用多變，濟成厥美，各有攸宜。篆尚婉而通，隸欲精而密，草貴流而暢，章務檢而便。然後凜之以風神，溫之以妍潤，鼓之以枯勁，和之以閑雅。故可達其情性，形其哀樂，驗燥濕之殊節，千古依然；體老壯之異時，百齡俄頃，嗟呼，不入其門，詎窺其奧者也！又一時而書，有乖有合，合則流媚，乖則雕疏，略言其由，各有其五：神怡務閑，一合也；感惠徇知，二合也；時和氣

潤，三合也；紙墨相發，四合也；偶然欲書，五合也。心遽體留，一乖也；意違勢屈，二乖也；風燥日炎，三乖也；紙墨不稱，四乖也；情怠手闌，五乖也。乖合之際，優劣互差。得時不如得器，得器不如得志，若五乖同萃，思遏手蒙；五合交臻，神融筆暢。暢無不適，蒙無所從。當仁者得意忘言，罕陳其要；企學者希風敘妙，雖述猶疏。徒立其工，未敷厥旨。不揆庸昧，輒效所明；庶欲弘既往之風規，導將來之器識，除繁去濫，睹跡明心者焉。

代有筆陣圖七行，中畫執筆三手，圖貌乖舛，點畫湮訛。頃見南北流傳，疑是右軍所制。雖則未詳眞僞，尚可發啟童蒙。既常俗所存，不藉編録。至於諸家勢評，多涉浮華，莫不外狀其形，內迷其理，今之所撰，亦無取焉。若乃師宜官之高名，徒彰史牒；邯鄲淳之令範，空著縑緗。暨乎崔、杜以來，蕭、羊已往，代祀綿遠，名氏滋繁。或藉甚不渝，人亡業顯；或憑附增價，身謝道衰。加以糜蠹不傳，搜秘將盡，偶逢緘賞，時亦罕窺，優劣紛紜，殆難覶縷。其有顯聞當代，遺跡見存，無俟抑揚，自標先後。且六文之作，肇自軒轅；八體之興，始於嬴政。其來尚矣，厥用斯弘。但今古不同，妍質懸隔，既非所習，又亦略諸。復有龍蛇雲露之流，龜鶴花英之類，乍圖真於率爾，或寫瑞於當年，巧涉丹青，工虧翰墨，異夫楷式，非所詳焉。代傳羲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，文鄙理疏，意乖言拙，詳其旨趣，殊非右軍。且右軍位重才高，調清詞雅，聲塵未泯，翰牘仍存。觀夫致一書，陳一事，造次之際，稽古斯在；豈有貽謀令嗣，道葉義方，章則頓虧，一至於此！又云與張伯英同學，斯乃更彰虛誕。若指漢末伯英，時代全不相接；必有晉人同號，史傳何其寂寥！非訓非經，宜從棄擇。夫心之所達，不易盡於名言；言之所通，尚難形於紙墨。粗可彷彿其狀，綱紀其辭。冀酌希夷，取會佳境。闕而未逮，請俟將來。今撰執使轉用之由，以祛未悟。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；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；轉謂鉤環盤紆之類是也；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。方復會其數法，歸於一途；編列眾工，錯綜群妙，舉前人之未及，啟後學於成規；窺其根源，析其枝派。貴使文約理贍，跡顯心通；披卷可明，下筆無滯。詭辭異説，非所詳焉。然今之所陳，務裨學者。但右軍之書，代多稱習，良可據爲宗匠，取立指歸。豈惟會古通今，亦乃情深調合。致使摹搨日廣，研習歲滋，先後著名，多從散落；歷代孤紹，非其效與？試言其由，略陳數意：止如樂毅論、黃庭經、東方朔畫贊、太史箴、蘭亭集序、告誓文，斯並代俗所傳，真行絶致者也。寫樂毅則情多佛郁；書畫贊則意涉瑰奇；黃庭經則怡懌虛無；太史箴又縱橫爭折；暨乎蘭亭興集，思逸神超，私門誡誓，情拘志慘。所謂涉樂方笑，言哀已嘆。豈惟駐想流波，將貽嘽噯之奏；馳神睢渙，方思藻繪之文。雖其目擊道存，尚或心迷議舛。莫不強名爲體，共習分區。豈知情動形言，取會風騷之意；陽舒陰慘，本乎天地之心。既失其情，理乖其實，原夫所致，安有體哉！夫運用之方，雖由己出，規模所設，信屬目前，

差之一豪，失之千里，苟知其術，適可兼通。心不厭精，手不忘熟。若運用盡於精熟，規矩諳於胸襟，自然容與徘徊，意先筆後，瀟灑流落，翰逸神飛，亦猶弘羊之心，預乎無際；庖丁之目，不見全牛。嘗有好事，就吾求習，吾乃粗舉綱要，隨而授之，無不心悟手從，言忘意得，縱未窮於眾術，斷可極於所詣矣。若思通楷則，少不如老；學成規矩，老不如少。思則老而愈妙，學乃少而可勉。勉之不已，抑有三時；時然一變，極其分矣。至如初學分布，但求平正；既知平正，務追險絶，既能險絶，復歸平正。初謂未及，中則過之，後乃通會，通會之際，人書俱老。仲尼云：「五十知命」、「七十從心。」故以達夷險之情，體權變之道，亦猶謀而後動，動不失宜；時然後言，言必中理矣。是以右軍之書，末年多妙，當緣思慮通審，志氣和平，不激不厲，而風規自遠。子敬已下，莫不鼓努爲力，標置成體，豈獨工用不侔，亦乃神情懸隔者也。或有鄙其所作，或乃矜其所運。自矜者將窮性域，絶於誘進之途；自鄙者尚屈情涯，必有可通之理。嗟乎，蓋有學而不能，未有不學而能者也。考之卽事，斷可明焉。然消息多方，性情不一，乍剛柔以合體，忽勞逸而分驅。或恬憺雍容，內涵筋骨；或折挫槎蘖，外曜鋒芒。察之者尚精，擬之者貴似。況擬不能似，察不能精，分布猶疏，形骸未撿；躍泉之態，未睹其妍，窺井之談，已聞其醜。縱欲唐突羲獻，誣罔鍾張，安能掩當年之目，杜將來之口！慕習之輩，尤宜慎諸。至有未悟淹留，偏追勁疾；不能迅速，翻效遲重。夫勁速者，超逸之機，遲留者，賞會之致。將反其速，行臻會美之方；專溺於遲，終爽絶倫之妙。能速不速，所謂淹留；因遲就遲，詎名賞會！非其心閑手敏，難以兼通者焉。假令眾妙攸歸，務存骨氣；骨既存矣，而遒潤加之。亦猶枝幹扶疏，淩霜雪而彌勁；花葉鮮茂，與雲日而相暉。如其骨力偏多，遒麗蓋少，則若枯槎架險，巨石當路，雖妍媚雲闕，而體質存焉。若遒麗居優，骨氣將劣，譬夫芳林落蕊，空照灼而無依；蘭沼漂萍，徒青翠而奚托。是知偏工易就，盡善難求。雖學宗一家，而變成多體，莫不隨其性欲，便以爲姿：質直者則徑侹不遒；剛佷者又倔強無潤；矜斂者弊於拘束；脫易者失於規矩；溫柔者傷於軟緩，躁勇者過於剽迫；狐疑者溺於滯澀；遲重者終於蹇鈍；輕瑣者淬於俗吏。斯皆獨行之士，偏玩所乖。

易曰：「觀乎天文，以察時變；觀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」況書之爲妙，近取諸身。假令運用未周，尚虧工於秘奧；而波瀾之際，已浚發於靈臺。必能傍通點畫之情，博究始終之理，鎔鑄蟲篆，陶均草隸。體五材之並用，儀形不極；象八音之疊起，感會無方。至若數畫並施，其形各異；眾點齊列，爲體互乖。一點成一字之規，一字乃終篇之準。違而不犯，和而不同；留不常遲，遣不恒疾；帶燥方潤，將濃遂枯；泯規矩於方圓，遁鉤繩之曲直；乍顯乍晦，若行若藏；窮變態於毫端，合情調於紙上；無間心手，忘懷楷則；自可背羲獻而無失，違鍾張而尚工。譬夫絳樹青琴，殊姿共艷；隋珠和璧，異質同

妍。何必刻鶴圖龍，竟慚真體；得魚獲兔，猶愜筌蹄。聞夫家有南威之容，乃可論於淑媛；有龍泉之利，然後議於斷割。語過其分，實累樞機。吾嘗盡思作書，謂爲甚合，時稱識者，輒以引示：其中巧麗，曾不留目；或有誤失，翻被嗟賞。既昧所見，尤喻所聞；或以年職自高，輕致陵誚。余乃假之以湘縹，題之以古目：則賢者改觀，愚夫繼聲，競賞豪末之奇，罕議鋒端之失；猶惠侯之好僞，似葉公之懼眞。是知伯子之息流波，蓋有由矣。夫蔡邕不謬賞，孫陽不妄顧者，以其玄鑒精通，故不滯於耳目也。向使奇音在爨，庸聽驚其妙響；逸足伏櫪，凡識知其絶群，則伯喈不足稱，伯樂未可尚也。至若老姥遇題扇，初怨而後請；門生獲書幾，父削而子懊；知與不知也。夫士屈於不知己，而申於知己；彼不知也，曷足怪乎！故莊子曰：「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。」老子云：「下士聞道，大笑之；不笑之則不足以爲道也。豈可執冰而咎夏蟲哉！」

自漢魏已來，論書者多矣，妍蚩雜糅，條目糾紛：或重述舊章，了不殊於既往；或苟興新説，竟無益於將來；徒使繁者彌繁，闕者仍闕。今撰爲六篇，分成兩卷，第其工用，名曰書譜，庶使一家後進，奉以規模；四海知音，或存觀省；緘秘之旨，余無取焉。

垂拱三年寫記

王博

博，高宗時人。

文林郎馮慶墓誌銘

馮君諱慶，字貞菸，冀州下博縣人也。其源出自長樂郡，北燕文成帝跋之苗裔。曾祖於，齊威、檀二州刺史。祖長，隨平州盧龍縣令。父才，唐初深州錄事參軍。惟君日景凝祥，雲光委曜，望隆燕國，久標奇士之名；家枕叢台，夙葉將軍之氣。飛聲下邑，竊布鴻漸之由；矯輸上蕃，無失惟蟲之用。迺授文林郎。屬桂枝秋落，俄鍾犯月之妖；薤草晨晞，方嬰墜露之慘。唐鹹亨四年五月，終於莊第。嗚呼哀哉！時權殯於下博野北三十裏祖父塋內。大周久視元年歲在庚子十月二十日，改葬於冀州城西，與夫人馮氏合葬於平原，禮也。其銘曰：

其烏卜塋，元鶴孕兆。南北神壇，東西靈沼。揚貞高於玉山，播芳猷於筆杪。

程士顒

士禺，高宗時人。

上沙門應不拜親表

臣言：臣聞佛化所資，在物斯賁，良由拔沈冥於六道，濟蒙識於三乘：其德既宏，其功亦大。所以佛為法主，幽顯之所歸依；法為良藥，煩惑由之清蕩；僧為佛種，宏演被於來際。遂使曆代英主，重道德而護持；清信賢明，度子女而承繼：固得僧尼遍於區宇，垂範導於無窮。伏惟陛下慈濟九有，開暢一乘，愛敬之道克隆，成務之途逾遠。近奉明詔，令僧跪拜父母，斯則崇揚孝始，布範敬源。但佛有成教，出家不拜其親，欲使道俗殊津，歸戒以之投附；出處兩異，真俗由之致乖，莫非心受佛戒，形具佛儀，法網懸殊，敬相全別。且自高尚之風，人主猶存抗禮，豈惟臣下，返受跪拜之儀？俯仰撫循，無由啟處。意願國無兩敬，大開方外之跡，僧奉內教，便得立身行道。不任私懷之至，謹奉表以聞，塵黷威嚴，伏增戰越。謹言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